

十多年来,浙江持续开展一项特别行动 为烈士寻亲:跨越生死的重逢

本报记者 黄珍珍 金晨 通讯员 叶旭日 殷忠好



4月4日,社会各界代表在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肃立,举行清明祭英烈主题升旗仪式。—本报记者董旭明 摄

又是一年清明。

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全国关注: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下,近3年来,已为6300多位烈士找到亲属。

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魂都应被铭记。然而,据不完全统计,近代以来,我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,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.9万。这意味着,有不少烈士后代,仍在苦苦追寻亲人的安葬地。

“战争年代条件有限,多数烈士牺牲后只能就地掩埋。”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纪念处处长徐斌说,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中他们发现,因年代久远、信息不全等原因,一些烈士墓始终没有亲属前来祭扫,“帮烈士寻亲,既是对亲属的慰藉,也是对烈士最好的缅怀与尊崇。”

为烈士寻亲,让烈士不再孤独!这场跨越时空的特别行动,浙江已持续开展了十多年。

“见”上一面有多难

清明前夕,台州市椒江区枫山北麓,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迎来一场久违的“重逢”。

“86年了,爷爷,我们终于找到您了!”从江苏宜兴出发,辗转3小时车程,58岁的王小马终于来到王庆春烈士墓前。俯身仔细擦去墓碑上飘落的灰尘,看着父亲去世前念叨过无数遍的名字,王小马忍不住跪地恸哭起来。

“爷爷离开家参加革命时,父亲才6岁,找到他是父亲的遗愿。”王小马说,半个多世纪以来父亲从未放弃寻找,直到3年前抱憾离世。王小马从小就听父亲说,爷爷年轻时参加革命牺牲了。但因年代久远,烈士相关证明丢失,爷爷是在什么战役中牺牲、葬在何处,家人都不得而知。

多年前,他曾和父亲多次到宜兴当地相关部门查询,希望能找到爷爷的安葬地,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,仅能查到简要的烈士档案,最终一无所获。

2021年4月,浙江日报联合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起“不忘英雄·为烈士寻亲”公益活动,为20名一江山岛烈士寻找家人,其中就有江苏籍烈士王庆春。烈士信息发布后,经宜兴和椒江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对接,王小马被找到了。

祭扫结束后,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林青带王小马参观了纪念馆,他第一次深入了解了爷爷的英勇事迹:1951年5月,25岁的王庆春参加革命,28岁入党。他是20军60师178团1营3连的一名战士,1955年在一江山岛战役中牺牲,年仅29岁。

一江山岛战役,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陆、海、空三军联合作战。李林青说,这场战役中有454名战士英勇牺牲,他们多数长眠在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。十几年来,陵园一直在为烈士寻亲。“每次有新的烈属前来祭扫,我都会在烈士名录册上做标记。”至今陵园已帮助百余位烈士找到了亲人。

“重逢”,是烈士寻亲最圆满的结局。但要“见”上一面有多难?有时,追寻烈士的脚步甚至要跨越国界。

据统计,我国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197653名。他们中,大多数都长眠在朝鲜。烈士寻亲志愿者孙嘉怿告诉记者,疫情前每逢清明,国内都有志愿者前往朝鲜,为长眠他乡的志愿军烈士扫墓,“在陵园祭扫的同时,他们会拍摄一些烈士墓的照片、视频。”孙嘉怿说,这些资料会被整理成一张张烈士名单,是志愿军烈士后代寻亲的重要线索。

2018年清明期间,董耀强等13位浙江籍志愿军烈士后代远赴朝鲜祭扫时,孙嘉怿一路同行。

董耀强的父亲董志,原是杭州机务段的一名火车司机,1951年3月赴朝后,成为志愿军铁道兵,任援朝机车第六大队司机。同年5月7日在敌军飞机狂轰滥炸中,董志驾驶着满载物资的火车穿行在火光浓烟中,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在他乡。

父亲离开家时,董耀强刚出生7天。谁也没想到,再次“重逢”竟是在朝鲜。那次,董耀强特地带上了故乡涌金门的土、西湖的水,洒在了父亲沉睡的地方。

近几年,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,加快了为烈士寻亲的步伐。

2021年4月,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“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”。烈属可以通过平台提出寻亲申请,后台受理后,可随时查询工作进展。平台上还会公布长期无人祭扫烈士墓,向全社会征集线索。

一些互联网平台也加入了为烈士寻亲的队伍,利用大数据分析,将寻亲信息精准推送给烈士户籍所在地的用户。

前不久,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史料科科长陈淑娴收到了好消息。“我们与今日头条合作发布的烈士寻亲名单,已陆续帮23位长眠在洞头革命烈士陵园的山东籍英烈找到了家属。”陈淑娴说,目前馆里正在与烈士亲属联系,询问其祭扫意愿。

相信,新的“重逢”很快就会到来。



烈士亲属来到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祭扫。 拍友 水水 摄



柯伟力(中)发掘烈士遗骸。 受访者供图

我追的是最闪亮的“星星”

在各地为烈士寻亲的故事中,志愿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。

“志愿者和我们是双向奔赴。”陈淑娴发现,十多年的寻亲之旅中,相关部门和志愿者发挥各自所长,配合也越默契。比如烈士后代中很多农村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,相关部门通过网络发布官方寻亲信息后,志愿者们常在夜晚走村入户,打通烈士寻亲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孙嘉怿把像她这样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,称作追“星”的人。

“不过,我追的‘星’不是电视上的帅哥美女。”孙嘉怿生活在军人世家,从小对军人有着深厚感情。她说,自己追的是天上最闪亮的“星星”,是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。

这个热情开朗的85后宁波姑娘,微博名叫“猫小喵滴兔子”,被烈士亲属昵称唤作“小猫”。她是微博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话题的发起人,这一话题自2017年创建以来,阅读量已超过7700万,为全国1287名烈士找到家人。

她曾经是出入城市高楼大厦的白领,几年前,为了专心做公益,辞去工作去了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,目前担任协会副秘书长。与其他爱分享生活的同龄人不同,孙嘉怿的微信朋友圈几乎都与烈士寻亲相关。

“如果家属给的烈士信息完整,最快两分钟就能找到安葬地点。”孙嘉怿说,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项目已吸引全国各地400多名志愿者加入,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共整理出4万多条烈士信息,详细到出生年月、家庭住址、部队番号、牺牲时间、安葬地点等。为了搜集更多烈士信息,他们的追寻足迹已遍布国内25个省份和地区,还曾远赴朝鲜、韩国、越南、老挝等国家。

追“星”人中,有一类是专家型志愿者,他们以过硬的专业知识不断突破烈士寻亲难点。如孙嘉怿团队中,不乏军事、地理、历史等方面专家。“有时候家属提供的烈士信息

很少,只有牺牲时间和部队番号,有时还会出现烈士姓名有同音同形字等情况。”孙嘉怿说,遇到这类棘手难题,专家们能利用专业知识抽丝剥茧,尽可能缩小牺牲地范围。

在各类为烈士寻亲案例中,帮助无名烈士确认身份,无疑是最难的一类。今年43岁的法医柯伟力,曾通过DNA比对技术,为77年前牺牲的无名烈士找到家人。

柯伟力是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,寻亲,对他而言是一项熟悉的工作。2021年,他领衔成立“团圆”工作室,累计已帮助294名寻亲人(家庭)找到亲人。柯伟力踏上为烈士寻亲之路,源于去年的一封求助函。

这封函是南京市高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寄来的,随函附带一位无名烈士的遗骸样本。这位烈士是一名新四军战士,1945年牺牲在高淳的一个村庄。能否通过DNA技术帮助烈士找回身份?柯伟力被寄予厚望。

柯伟力将遗骸样本送至台州市公安局鉴定中心后,成功检出DNA数据。经公安DNA数据库比对,确定烈士籍贯地为山东枣庄刘氏家族。为了找到烈士亲属确认身份,他前往枣庄开启了寻亲之旅。在村里走访、翻族谱、求助档案馆,发现线索后他又辗转前往南京,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找回了烈士姓名——刘金山,同时也找到了烈士亲属。

实际上,对于公安刑事工作而言,为无名烈士寻亲算不上上份内事。但深入参与其中的柯伟力,愈发感受到了它的意义和紧迫性。

“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。”柯伟力说,烈士们牺牲了半个世纪,在世的近亲年纪比较大,有些烈士甚至没有留下后代。如果不跑在时间前面,还原、追溯历史就会变得越来越难。

柯伟力希望,未来能有更多专业力量加入,为更多无名烈士碑上还原出一个个温暖的名字。

再难再辛苦也要继续

找到烈士亲属,并不意味着寻亲划上了句号。

青山处处理忠骨。革命年代,许多牺牲的烈士都长眠在他乡。近年来,烈士亲属到异地祭扫烈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
报销火车票与食宿费、景区减免门票等优惠政策……近几年,跨省祭扫的烈士亲属发现,政府部门的异地祭扫服务越来越贴心。

为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相关工作,2020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5部门曾联合出台意见。潘国双烈士长眠于舟山,2021年9月,他的儿子潘军通过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,开具了一封“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介绍信”。凭借这封信的回执,潘军一家祭扫回程后就可以申请异地差旅费定额补助。

这是他自行从安徽前往舟山祭扫多年后,拿到的首张政府部门开具的介绍信。那一次祭扫,让潘军和家人印象深刻。

从安徽马鞍山出发,他们一路换乘高铁、大巴、轮渡,终于来到父亲的长眠地舟山普陀山。当天上午,潘军在客运中心下车时,舟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已等在出口。“他们不仅全程陪同祭扫,还贴心地准备了专车接送和祭扫鲜花,为我们开通‘绿色通道’。”潘军说。

徐斌透露,考虑到省内跨市、市内跨县的烈士亲属祭扫需求,近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正在会同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《浙江省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实施办法》。不久的将来,省内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也可按要求享受交通、食宿补助。

除了陪同祭扫、代祭扫等常规需求,孙嘉怿在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中发现,很多烈士亲属心中还藏着不少愿望。

比如,有的烈士留下的家书、烈士证明

书等遗物破损严重,家属希望能修复保护;有的烈士没有留下遗照,后代们都很想看看他的模样。

为了弥补烈士亲属心中的遗憾,孙嘉怿与省内高校联系,联合宁波财经学院“甬城文保”团队发起“我为烈士修遗物”活动,对接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发起“为烈士画像”倡议。这些衍生出的公益项目,在温暖烈士亲属的同时,也带动了省内一批00后大学生深入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,感悟当下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。

近段时间,孙嘉怿正在与某高校联系,希望能促成合作,建成一个集成式的烈士信息数据库,将他们团队搜寻到的4万多名烈士信息录入其中。

“目前中华英烈网和各地的烈士陵园官网,都可以通过搜索烈士姓名公开查询烈士档案,但这些档案中烈士信息较少,一般仅有姓名、籍贯、牺牲时间等几大类。”孙嘉怿说,志愿团队搜寻后的信息内容更为丰富,希望民间的数据库将来能作为政府部门工作的辅助参考,也能供烈士亲属自主免费查询。

近年来,随着全社会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意识加强,全国各地陆续有散葬烈士墓迁入烈士陵园。柯伟力希望相关部门能借着迁葬机会,提取无名烈士遗骸进行DNA检验。同时,建议相关部门为尚未找到烈士亲属的烈士亲属采血建库。

“未来,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,这些或许能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证据。”柯伟力说,也许5年,也许10年,不一定有结果,但至少留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为烈士寻亲再难、再辛苦,与烈士的奉献相比,都是微不足道的。这场特殊的“接力”,将继续下去……



孙嘉怿带着烈士画像进校园,为学生们讲述红色故事。 受访者供图

链接

浙江英烈知多少

浙江一共有多少英烈?哪里可以查询烈士信息?

目前,浙江在册英烈共2万余名。

打开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官网(<https://m.zjgmls.net/>),点击首页“缅怀英烈”栏进入“浙江烈士名录”专栏页面,输入英烈姓名即可查询。通过该页面,还可以线上为英烈祭扫,向英烈献花、鞠躬,在线抒写感言寄语,表达对英烈的缅怀追思。

浙江一共有多少烈士纪念设施?

浙江一共有3410处烈士纪念设施。

目前,我国已公布六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